

一年最美是春分

■ 曾海波（湖北）

春分时节，草长莺飞，春光乍泄，万物生长。春分就像一位豆蔻年华的少女，眼波流转，脸颊娇嫩，横看竖看，总之一“美”字了得。

“春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春分是春季的中分点，平分了春季，平分了昼夜，也是寒冷与温暖的分割点，前一刻

是料峭春寒，冷意沁人，后一刻，百花盛开，春风和煦。一个“分”字，将岁月一分为二。过了春分，太阳的位置逐渐北移，夜短昼长，宜家宜居。

农谚云：“春分乱纷纷，农村无闲人。”“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”“冷尾暖头，下秧不愁。”“春分至，粘雀嘴。”这里的雀子，就是麻雀，它们成群结队“呼啦啦”乱飞，在找寻有食的去处。

庄稼地、院子里、树林间，麻雀、燕子、画眉、乌鸦，“唧唧”“啾啾”“啾啾啾”，各种声音相和相叠。那只边飞边叫，浑身如赤金的黄鹂，一双漆黑闪亮的眼睛，翅膀特长，毛片紧薄，体形小巧如梭，寒风飘羽，鸣叫着穿出柳帘。一对喜鹊，一边叽叽喳喳，一边在高枝上衔草架巢。还有一群斑鸠，在空中往来

梭巡，或站在炊烟袅袅的屋檐，“咕咕”地鸣叫，音调低沉且连续，此起彼伏，形成一种和谐的共鸣。

“节令到春分，栽树要抓紧。春分栽不妥，再栽难成活。”栽好的树木生机勃勃，成排成行，郁郁葱葱。田野里的豌豆花开了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姿态秀丽。紫云英密密麻麻，地毯般延伸。麦子很有层次感，摇头晃脑的模样，让人看了就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，它们随风涌向坡顶，泼洒春天的笔墨，放肆地生长。

春分里，看山、看云、看花，漫山粉黛，春风爬上梨树的枝头，心灵手巧地“扎”起一朵朵如雪的梨花，第二天一看，满树已是雪白一片。绿肥红瘦，桃花灼灼，灿烂得耀眼。漫山遍野的玉兰花，含苞待放的花蕾，顶破了外衣，展开了花瓣，整朵花绽放了。油菜花开得那么

靓，那么黄，风一抚就碎得满地……到处都是花山花海，蜂飞蝶舞。过往的行人，微笑着，边走边欣赏。

这时候，人们喜欢踏青或采摘野菜，采回的春菜一般与鱼片“滚汤”，名曰“春汤”。有顺口溜云：“春汤灌脏，洗涤肝肠。阖家老少，平安健康。”祈求的是家宅安宁，身壮体健。春和日丽之时，人们看“儿童放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一线在手，风筝沐浴着春光，放飞心情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。

“春风如贵客，一到便繁华。”四处游走的风，把花香、鸟鸣、泥土味儿糅合在一起，酿成一坛醉人的酒。春分是春风绘就的百里画廊，是汗水铺就的千里花香；是催人奋进的劳动号角，它燃烧热情，让梦想起航。

给春天加分

■ 范大悦（辽宁）

漫长的冬日，太阳始终在地平线上几米高的地方转悠，从东到西，从日出到日落。

父亲的影子越来越短。春分那天，定格在了屋檐下的第三级台阶上。他有些不高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几年他的身体不太好，一年要住上几次院，个子也缩得很厉害。他把家里的镜子都收了起来，以为这

样就可以躲过岁月的摧残。可影子是无情的，一不小心就道出了真相。父亲自然是不知其中的奥秘的，跟他说这和太阳直射点北移有关，无异于跟小学生讲微积分。当然这个解释很是牵强，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。毕竟去年今日，他的影子还在第二级台阶上。

父亲不懂科学，但又比谁都懂。村里人夸他是种庄稼的“好手”“老手”，说他尊重科学，可他总是说，他哪里懂得那些，只不过是知道“春种秋收，不误农时”罢了。

吃过晚饭，他说明早要去城里买种子，买化肥，还要购置一套犁具。他还说，买这些东西是要赶早的，晚了就买不到好的了。当然这只是玩笑话，但赶早可是必要的，家家如此。谁家要是买得稍晚了一点，村里人就会说这户人家不勤快，如果日子过得确实不殷实，后面还会加上一句，印证自己的观点，“这么懒，日子能过好才怪呢”。当然也没有瞧不起的意思，更多的是邻里之间的一种关切

和慰勉。自家媳妇这一关更是难过。她们谁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，说谁谁好命嫁了个能干的丈夫。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了，为什么男人们进城大多三五成群了。这样谁也不比谁早，就谁都不会受到批评。步调一致，也许是“情非得已”。

关于这些，父亲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。他说，今天六点天亮，你睡个懒觉还情有可原，往后一天比一天亮得早，你再睡懒觉可就说不过去了，再说就是让你睡，你也睡不踏实，春分一刻值千金。也不知他从哪学来的这句话。

春分，被认为是一年中最公平的时节之一，它昼夜均且寒暑平。但事实上，昼夜均等是正确的，但寒暑平衡却需要画一个问号。在这之前，是“东风试暖”，但现在已然没有了当初的那股恬静，而是变成忽然燥热的温度跃进。人勤春来早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，也开始了一年的辛苦劳作，用自己的方式，给这个春天“加分”！

吹得春色三两声

■ 徐龙宽（山东）

春天的变化，细腻而鲜明，如同一幅细腻而鲜明的画卷，在大地上铺展开来。

我站在原野远望，土地逐渐变得松软，草芽悄然萌发，枝头吐出嫩绿，四处繁花似锦，微风轻柔拂过，流水也带上了宜人的温度。在这大自然的色彩中，那一片片新鲜的绿色最能吸引人们的眼光。

经过一冬的沉寂，柳树、槐树、榆树仿佛在一夜之间披上了一身崭新而艳丽的衣裳。千树万树，绿意葱茏，它们欢快地舞动着，奏响着生命的旋律。

在老家的小街上，春风里传来一种特别的声音。孩子们灵巧的双手将柳枝扭动，树皮与树干轻易分离。接着，他们小心地抽出树枝，轻轻捏扁一端，再掐去外皮，一支柳笛便戏法儿般出现在他们手中。每年春天，村庄里到处都弥漫着柳笛的清脆声响。声声柳笛，和着树叶随风摆动发出的沙沙声，共同交织成春天的大合唱。

柳笛的吹奏相对简单，而树叶的吹奏则需要更多的技巧，并非人人都能够把树叶吹响。柳叶、槐叶和芦苇叶，都是吹奏的好材料。摘下一片槐叶，将其放置唇边，轻轻鼓动，悦耳的音符便在春风中悠悠回荡。我是吹奏树叶的高手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等许多美妙的乐曲都能吹奏出来，惹得同龄人煞是羡慕。

我觉得，这奇妙的吹叶技艺并非现代人的发明，或许在原始社会，人们就已经懂得利用自然界的各种器物发声，来传递信息或表达情感了。

树叶吹奏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，早在唐朝的史书中就有记载。它不仅是人们在劳作之余的消遣，还是向心爱之人传达情意的浪漫手段，甚至可以在狩猎时模拟动物的声音，以吸引它们靠近。这种技艺被称为“吹叶”。

吹叶的技巧主要包括吹奏和吸奏两种方式。可以用双手握住叶片的两端，或者用食指和中指夹住，将叶片置于唇边，通过吹气使其振动而发出声音。也可以用双唇夹住叶片进行吹奏，其音色明亮清脆，宛如啾啾和小号的奏鸣。许多吹奏乐器的诞生，或许都受到了“吹叶”的影响和启发。如今，“吹叶”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得到保护和传承。

季节是最好的导演，它能调集所有的资源，为春天塑造一个完美的形象，该展叶的展叶，该开花的开花，该发声的发声。韩愈在《送孟冬野序》中言：“草木之无声，风挠之鸣。水之无声，风荡之鸣。”绿叶本无声，是那些热爱生活的人把它吹响，这春天的三两声“吹叶”，便是大自然的和谐音律。我仿佛看到了一幅生动的春天图卷：田野间，人们锄草、施肥、浇水，在辛勤劳作的同时，吹奏起树叶，悠扬的旋律在空中回荡，为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欢乐。

吹叶，是春天在为我们鼓劲加油。

春天的气息

■ 潘玉毅（浙江）

此时的风还未变暖，雨也不曾温润如酥，但春天的气息已经很浓郁了，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浓。其中，最明显的物候现象便是梅树开花。

如果说春水暖动物界里鸭子是最先知道的，那么料峭春寒植物界中最先知道的无疑就是梅花了。腊月里，当春意还在酝酿中的时候，梅树枝头，花就已经先一步感知到了。它悄悄地呼吸着——不，不是悄悄地呼吸，而是深呼吸，像是在为某一个特别的时刻蓄力。

北半球的腊月，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风是冷的，雨是冷的，就连阳光也没有多少温度。不时还会下几场雪，宛如一个发型师，将山川，将大地，将河流，将树枝，染得白茫茫一片。雪景很美，像一树一树的梨花，像一垄一垄的油菜花齐齐绽放，纷纷也好，簌簌也罢，伴随着视觉与听觉而来的，是如痴如梦一般的景致。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事物与景象常常还需要一些点缀，于是，梅花悄悄地探出了脑袋。

约莫春节前后，院子里，路边上，朋友圈，不时可见盛开的梅花，初时只是一枝两枝，像是报春的信使。紧跟着，愈来愈多的花得知了消息，蜂拥而来，很快，红的黄的花朵开得满世界都是，这倒正应了古人的两句诗“不须迎向东邻去，春在千门万户中”。

春天兴许就在梅边，兴许就在

庭前，不过，在朋友圈赏花和在大自然赏花，虽然都是赏花，赏花人的感觉却有很大不同。毕竟，隔着屏幕，难免给人一种疏离感。好在那些花儿，花儿除了能让人一饱眼福，还别具魅力，诱惑着人们向它们走近。走到旷野里，走到断桥边，走到植有梅树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从那生机里感受春天的气息。

也只有等你走到屋外，你才会发现，原来这个季节盛开的不仅有梅花，还有迎春，有山茶，有许多叫得出名字和叫不出名字的花花草草，就连泥土的气息仿佛也与平时有着很大的不同。它们经过一整个冬天的蛰伏，正焕发着欣欣向荣的蓬勃朝气，以及扑面而来的春的气息。这感觉无比真实。

其实，春在枝头，更在人们的心头。记忆里，总有几首唐诗，几阙宋词，几支元曲，几段歌谣，与春天息息相关。当它们探知春的消息，便自我们的脑海里挣脱出来，跑到嘴边，跑到笔尖，跑进镜头，尽情地抒发春天到来的欢喜。

盘桓着，盘桓着，又有几朵花儿开了，几片叶子绿了，阳光过处，江水暖了……

春天，遂想起江南

■ 王南海（河北）

乘着乌篷船去看戏：“两岸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出来的清香，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，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……”

那个春天，我们到达绍兴。古镇里一面是房屋，一面是水路。灯光倒映在水面上，影影绰绰的，随着水波摇曳。而乌篷船，静静地停泊在水边，灯光和月光打在它的船底，黑色的竹篾发出亮亮的光。它们仿佛醒着，轻轻地打个盹，醉在水乡村夜色中。

我细细地打量乌篷船，它看上去不像画舫雕龙画凤那般豪华，却在夜色中显得那么朴实，让人寻得到一丝安稳的感觉。人说，这乌篷船轻舟八尺，低篷三扇。可是，就是这简单的乌篷船。每日穿梭在或宽或窄的河道里，橹声吱呀，串起了多少人的悲喜。

第二天，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乌篷船，撑船的是位老人，六十多岁，他

说已经在这里撑了几十年船，这船呀，就像自己的腿脚，赶集、串门，都离不开它。老人心性豪爽，摇橹技术十分了得。一只乌篷船，在他手中就像一条灵活的小鱼儿一般。他一边撑船，一边和我唠着跟了他一生的“老伙计”乌篷船。

他念叨着：“我可离不开这小船。每天摇着它，我就心里踏实。我每天晚上都用火把船冲得干干净净。你听说过乌篷船上的婚礼吗？在我们水乡，婚丧嫁娶，乌篷船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婚礼上，那几条乌篷船定要系上大大的红绣球，整条乌篷船看上去喜气洋洋。我们摇着橹去接新娘子，水上的婚礼是不是别具一格？”……

听着他说话，我们的小船就在豆绿色的河水中，穿过了江南如水墨般的房屋，水光潋滟，碧波轻摇。乌篷船行的速度很慢，老人说，清静，给我们

唱了一首当地的小调。小调也缓缓地。在歌声中，乌篷船穿过各种各样的小桥，或古朴，或精致，眼前的风景也不停地变化。乌篷船行得不疾不徐，人在乌篷船里或坐或卧，悠然自得。

最妙的是经过一处白墙灰瓦的建筑，那青苔在白墙上作画，翠绿的颜色，饱满而鲜亮。一朵迎春的小花，袅娜绽放。此时，炊烟冉冉，此时的画面仿佛突然击中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爱上一个地方，如此简单，心安之处，就是吾乡啊。

摇曳的乌篷船经过酒肆、茶铺，在这水乡里，臭豆腐、茴香豆、萝卜丝饼，还有黄酒、扯白糖、腊肠，一饮一食都牵牵人的味蕾。乌篷船悠悠而过，似乎代表了一种悠然、自由、闲适的生活状态。

春天，我坐在乌篷船上，慢慢地行过江南水乡，似乎可以抛却人生无数的遗憾，可以悠悠地寻到回家的路……

